

養
一
齋
文
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四

武進李兆洛

序

張漢賓岷軒詩集序

抱經廬先生主講龍城予與漢賓張君皆從遊先生重漢賓學行又亟賞其所爲詩欲延以課子而漢賓不就時漢賓令嗣簪杏未弱冠亦同肄業每院課相見相親愛也未幾先生去弟子星散遂不相聞道光元年予始旋里簪杏以所刻遺詩見寄乃知漢賓已歸道山惆悵

久之漢賓方嚴而沉篤。亶然有志於力學修行詩詞。非所好也。而其詩安雅平易。稱心而言。盧先生亦以是深契之。曩時同遊者如臧在東。顧子明。皆能通訓詁。學有所述。造表見於世。而漢賓乃僅以區區數篇詩定蓋棺之論。年不酬德。惜哉。惜哉。今在東與君竝溘。先朝露而予塊然獨處。少壯既無所成就。桑榆已至。又不能勤炳燭之明。闇陋沒世。辜負師友。與子明亦久不相見。未知其學業何如。讀君詩。追念昔遊亡者。既不可復見。生而存者。益深離索之感矣。道光十年正月。

史鑑樓先生遺文序

右文若干卷宜與史鑑樓先生著先生諱問和字岷銘所居曰鑑樓學者因以稱之承世德守儒素修學以實踐爲務業行醇備確然有本諸身措諸天下之志焉兆洛之婦先生甥也以親串嘗獲侍緒論氣專而容肅其所言常樂易動心坐須臾間不覺矜躁之潛消也爲文章原本心得取達其所見而止尤樂道人善師友宗黨之懿行下逮鄉曲士女一端之美津津言之于人心風俗之所係三致意焉吾鄉自薛方山先生昌明理學繼

之者錢啟新先生時宜興史玉池先生故先生族祖也
相與切劘至無錫顧端文公高忠憲公提唱闡明益實
以茂宜興湯默齋先生學于忠憲溧陽潘鐵虛先生學
于默齋宜興許璞堂先生學于鐵虛璞堂之弟子則先
生也恪守其傳綿延一線先生歿而有志于道者茫然
無所向往矣夫闇然之修不假辭說而憤悱之始實資
啟發學之不講夫子有憂焉每讀先生丙戌學會記未
嘗不悄然以悲也先生歿若干年弟子某某等懼遺文
之湮也將鈹諸梓而屬兆洛爲編校次第之如此

徐季雅文稿序

予與今學士直卿徐君舉於鄉又同歲舉於禮部意氣復相得也因得獲交於令弟季雅季雅氣清而行樸意致散朗既屢不得志于有司則益肆其力於古文詞每一再見所業輒益進今年冬復相遇于懷寧出其文命余序余自顧謏陋又荒落日甚凡所爲學皆僅涉其藩籬而已每念季雅之勤學不怠未嘗不中心愀然豈足以上下其議論自効絲髮之益哉惟曩時涉獵古人文章樂觀其論文之語如昌黎柳州類皆自道所得壘壘

而不厭而於近時諸文人，有愜于予心而深愛之者，雖未能灼然深知其利病，幸季雅之深于此，而又不鄙其愚，則請誦所聞以質焉。桐城方氏苞曰：孔子繫易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顧氏琮序方氏之文曰：方子之文，蓋探索于經史，與宅心之實待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有不關於道教之文者。姚氏鼐曰：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用其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

所以當而做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而吾友
吳江吳育曰爲文之事有三曰理曰典曰事理足以究
天人之微典通古今之故事周萬物之情三者備而後
文可傳也此數言者未知方之昌黎柳州之論文何如
而竊喜季雅之文之能與此數言者相彷彿也則其文
之能自樹立以致必傳於後無疑矣直卿方置身通顯
揆時度務一經一緯發爲讜論垂之後世尤當有不沾
沾爲文而文自彪炳天壤者不得見久矣亦願因季雅
而問焉

姚石甫文集序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後湘詩集九卷續集五卷桐
城姚君石甫著桐城氣節文學高於江左薑塢惜抱兩
先生經術文章閎深簡要爲世碩儒石甫服習傳緒擴
以通敏性識淳完內外不越泊乎筮仕益慎推行燭姦
止邪肅若著蔡興利除害亟於嗜欲度務寬猛胥乎惠
威穎霸渤遂蹈道則未求藝賜達從政何有是以陳事
由其幾深尙論該乎通變凡所指畫考其成功無有幽
遐若握符券豈獨以是存其謨猷示信於世而已夫古

之學者莫不有天下已任之量所以副其量者莫不有堯舜斯民之心六藝之垂教聖哲之著書賢宰相百執事之抗奏持議皆若是已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石甫亮懋獲我心矣至於詠歌性情之作雕繪景物之篇體兼質文詞必廉傑不佻詭以善才不瑰麗以蕩心下視辟續猶筵楹也加以少纍隱憂長厄羣忌焦悴之音託於環玦悲憤之思懣若風霜誦者涕零惻其幽眇作者順息歸諸和平斯尤命志騷人上溯小雅者也詩文初刻於閩中去年來權

敝邑簡書有暇乃裒前後所作損益次序復刊於江陰
兆洛獲與賓從校第篇目輒爲條其指要云爾道光十
三年八月

德子浚西澗集序

右詩二卷文一卷襄平德明府所著也明府諱宣字子
浚以道光九年來宰江陰兆洛時主暨陽講席得時時
相見每與聞言論風旨及治官條教常亶亶然有志於
古之人氣清而剛慕善如恐失不爲崖巽然亦不能隨
人方圓或以才吏遇之所設施多不竟其意時時思返

初服曰吾有舊業可理倘得衣食裁足杜門致力於學
冀有一言之幾于道可竊比于古人忽忽不自聊卒以
十一年十月捐館官下悲夫君於詩少而耽之每進彌
遠窮覽衆家而確知其得失于時俗好尙概不以周意
也後乃盡弃少作歸諸澹簡渺粟識旣卓鍊氣能輔之
所存百餘篇乃所手定餘詩數倍於此亦多可喜皆置
不錄不以溷雅志也爲古文尤精研義理不以町畦自
域嘗言曰吾得交毛君生甫始窺古文牆壁然知之而
未能爲之大要聚古書之精審義類之安調性情之和

去矜肆之態當漸近之吾年未老俟歸休而畢意焉所
爲文數篇皆近日作不自以爲善然志致畧可見故並
存焉君以絳灌門胄少日艱苦自奮於科目能綜練物
務俯仰中節當世未嘗無推挽之者但少假歲月隨流
平遷亦足展其懷抱乃爲怫鬱所撼衰氣乘之能無悵
悵于身世之爲累乎校刊遺篇并刻生甫所爲誌墓文
生甫知君深也道光十二年六月

屈侃甫享帚集鈔序

右文四十三首常熟屈君侃甫作也文章之道君子之

道也貴近信貴遠暴慢貴遠鄙倍矯飾造作不信也張
脈憤與暴也任意指揮慢也詖譎褻至鄙也不應經法
倍也蓋辭而曰氣則容貌顏色皆舉之矣古無古文之
名昌黎始發之六代衰颯昌黎振之也其振之者變其
容貌顏色耳辭氣未嘗有所易後之爲昌黎者日益衰
并辭氣而易之作意奮迅者非暴則慢率情舒寫者非
鄙則倍遑問信否亦何怪吾侃甫之力矯之以復古乎
侃甫之文宗法東漢西晉非不欲上溯西漢也自以才
力非所及而東漢西晉尙有軌轍可循斤焉守之下

此則綺靡卑陋非所屑矣其志力篤故不諧于世其宗
法正故不戾于古知之者誰傳之者誰宜其瀕屬續而
惓惓自定其文以俟諸後世也令子祖徐欲遍刻而力
不能及屬予鈔而刻之侃甫自定本本無多爲去其已
刊入屈氏世譜中者又畧去其無所關係者所存盡此
矣有知侃甫者亦可稍得其概也

澤古齋遺文後序

吾邑科第之盛頗盛于旁邑蓋各師宿儒實有以振起
之弟子有志於學者無不擇師華顛碩望開堂講學常

盈階溢席爭幘恐後先生或以明經終老而弟子蜚聲
藝林早遂青紫往往而是自

國初迄今稱名師者輩輩相嬗僂指可數也莫不洞達
原本周旋規矩出門下者亦皆彬彬雅修姱惟恐蹉跎爲
門牆玷以兆洛所見如清如鄭先生彥方袁先生謹人
蘇先生槐庭張先生隨安楊先生達甫莊先生璠舟王
先生及晉堃吳先生皆是也先生與謹人隨安達甫璠
舟皆有時文稿行世而兆洛尤心折先生之文宗法先
正而不泥其迹體會聖經而不入于霧探討神理而不

流于漫其教弟子也未嘗以法繩之矜才任氣之作時
時獎借特閑之使不詭於正而已卽之冲和言若不出
諸口有所議論舉大要使其指可見穆如也嘉慶丙子
兆洛與令子涵一同寓安慶得讀先生所爲古文數十
首始知先生兼治古文又數年而先生歿季子敬承始
盡輯遺文而編次之奉以見示兆洛讀之終卷恍然如
接先生之聲歎竊念邑中風會稍異曩時恐日以衰替
後來者不復見前輩風采也慨然識于卷末吳君仲倫
程君子香皆深于古文者其序先生之文慤而信兆洛

不敢復有云也時道光七年正月

程子香文續鈔序

子香從吾友吳仲倫遊仲倫能爲古文而子香其入室弟子子因仲倫交子香愛其敦行志古足以砥厲流俗甚敬焉恨不得常見去年九月王守靜以書來言日子香死矣將死哀所爲文屬其家人曰俟守靜來與之守靜必能爲我傳之也今携其稿本以來日子香之文可傳與否能傳與否謹歸命焉余旣痛子香之亡又悲其惓惓一編垂死不置疾沒世而名不稱固如是哉仲倫

文稿舊附刻子香文十餘首故今題之曰子香文續鈔
刊于後與仲倫並傳亦其志也時道光八年八月

薛畫水文鈔序

畫水不可作矣而予時時思之彷彿在心目間以爲卓
犖奇偉世不復有斯人也歿之次年令子可久奉所哀
集遺文一編示予請爲之序予往年間詣畫水每出近
作示予商榷之予觀其心平氣和不爲放言高論以自
炫耀如箴子之所短者赧然敬之今乃得彙諸篇而合
觀之如澗花舒妍含香微度而幽味淡旨時沁入懷使

人悠然以思恍然以悅此可以喻其胸襟之靜深意象之沖漠不當復以文字論也而以爲箴予之所短淺之乎窺畫水哉畫水綜賅物情明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上下議論洞中理要朝廷典章尤所諳悉於衆中持論嘗以諧笑出之聞者不覺自屈徒以進而守官用不獲展退而休老鄉曲爲伍恂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若有似不能言之意焉真夫子所謂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者哉入聖人之道愈深而氣彌樸神彌歛斯慥慥之君子也而予猶以卓犖奇偉彷彿之尤淺之乎言畫水矣子

不能爲古文而心折畫水之學與年而進深恨曩時不
獲多受教益也故就所企見而言之云爾道光丙申九
月辛巳朔

徐次峯梓里文獻錄序

江陰縣志甫亭蔡公所修者訛漏頗多不洽輿論自後
邑人士屢議修輯迄無成功蓋司其事者或不孚於人
而局外又往往各懷私見不肯從善服義彼此齟齬議
論日益滋則仍舉而委之夫邑中掌故所賴邦人士之
見聞覩記口講指畫使後生子弟知所觀法而後之輯

志乘者得所據証以爲搜探雖不能賅備一事一語隨
所識焉皆後日千狐之一腋也晉宋而後如襄陽耆舊
汝南舊事之類作之者指不勝屈蓋賢士大夫輔弱扶
微多識畜德之盛心非徒曰樂道人善而已次峯徐君
病邑志之不成蒼萃所知通爲一編曰梓里文獻錄博
而致實又時加訂正以祛淆訛他日踵修邑志此其指
南矣哲昆鑪峯兆洛畏友於邑中故事無不留意咨訪
每相見輒終日媿臺時舉遺聞軼事以資歡劇相約纂
述舊聞釐定缺失中道齋志士林同悲今見次峯此書

鑪峯爲不死矣此予所展卷而欣然以喜掩卷而悄然以悲者也道光戊子六月

硯壽堂詩鈔序

曼雲深於詩者也其色恬其神寂其氣苞其言徐徐其行舒舒其政事優柔中平所爲不近名而廉隅較如子與曼雲以乙丑歲同舉於禮部至丙子之春再相見於當塗官廨乃始相愛慕知其爲人讀所爲硯壽堂詩如其人也不名一家而自抒胸臆所欲吐恣睢攫擊而不詭雕搜刻琢而不織歸之于夷猶澹遠常若有所不盡

反覆披誦者累月又閒以予意所謂未盡善者乙識於其旁曼雲亦不以爲非也縣令者自古謂之粗官刀筆筐篋之事蠶午而蝟集凡所以搖其精疲其聰明銷錄其志氣者奪其嗜好促其歡趣顛倒而不能自主而曼雲乃一以怡愉蘊藉陶澤于其間曠然若人已皆得者而又未嘗以風雅自命嘯歌傲世曼雲真深于詩者也雖然曼雲所爲之詩其服官以來視其未服官以前十裁得一二而已然則其神雖恬而其疲勞於此者亦大畧可知已今年夏曼雲換官蒙城之官特道出懷遠因

過予於真儒書院以其素工飲也留而觴之而曼雲則已斷杯勺矣比別去屬予爲其詩序夫蒙城古蒙也莊周之所生而懷遠在古濠濮閒惠施所同遊處也目之所遇山川草木民物謠俗安往而非魚哉曼雲其亦有樂于此者乎無笑其旣已知吾之知而問我也時嘉慶丁丑秋九月

王學愚天籟集序

余之獲交於王君學愚也由錢君魯思莊君義門吳君二安畢君莘農楊君隨安李君鹿耕鹿籽居陳渡魯思

居段庄義門莘農居郡中二安去余所居不四五里而君以歛人業鹽筴僑於吾邑之西郭外與隨安所居甚邇能詩好客以故諸君時時集於其所謂愛石山房者君既能詩郡之士各以詩來相倡和一言之合歡若昆弟其有緩急聞若在身籌之必得其當既耗其居猶顛蹶狼狽而爲之無所顧惜而諸君之至也揮毫賦詩劇飲談笑濡首不禁目眙無罰竟旬日而不厭故凡欲之諸君者卽之君所無不得其蹤往時程翰林魚門行筴淮揚多財好士急人之急竟罄其貲然而名著於四方

身列清顯雖窮老而死其無悔也君之能詩好士說者謂與魚門相類惜其所貴既狹不能之四達之衢爲天下所輻輳使廣其業而通其名也已嘉慶丁卯之春予將北行君送予於舟中意惓惓也其後義門魯思二安莘農隨安相繼下世今年予還里門尋曩昔舊遊旣歎九原之不作惟鹿豸尙客遊公卿間其他友人爲饑所驅星散者半予間入城或之其家而不得見出門而望杳然莫知其所蹤以是益思君之爲人安可以復見哉嗟乎前後十年之間耳而人事摧剝一若凋年急景雖

欲從容遊處歡宴而無虞者顧亦有所不易得矣是可
慨也存君之子國棟於愛石山房出君所遺天籟集二
卷示予囑爲之序因撮其大畧而歸之

朱映霞詩叙

濱江而居者多慷慨直亮之士大抵軒爽可喜而失於
嘖其見於筆墨者亦少溫柔之致故往往於詩教不近
亦水土之氣然歟暨陽濱江地也宋以來以詩鳴者時
有之而如王梧溪之真實黃大愚之哀烈梅正平之雄
橫要未免有失之於獷者焉惟葛氏祖孫服習風雅切

礎三唐固非一世之士也元則許北郭之清遠明則張藻仲之純和卞蘭塘之倜儻蓋亦指不多屈焉

本朝來如徐息溟之茂美卓然成家矣近時則朱畫亭之深穩張半園之沉著徐南村之流利皆其善者也先生與畫亭同族又與半園南村爲莫逆交故其詩亦畧相似不事彫飾隨興而吟探喉以出得幽深之意匠有一往之風神夫詩本性情性真則流露者自然淳懋不借色聲香味之美先生內行肫摯締交沉篤刲臂肉以療母長涕泗以臨忌浪然撫亡友之遺編濯然悼良朋

之先逝其至性過人可知稱此而發之篇章樸處見真
淺處見擊固非他人所能貌似也君令子九鑿以君詩
見示予已選入江干香草復請爲全詩作序垂示子孫
予江干香草之選本欲以道此間學詩者君詩正可以
爲後學式矣故忻然爲之序焉

婁水文徵序

郡邑必藉賢才而名故于賢材生長踪跡所見每爭而
附焉賢才之不朽三代而上率以功德三代而下不能
不資于言則文章爲重其名顯當時焯著史策者無論

亦有埋沉不偶身歿而名彰所著述隨時淪喪多有之矣非其子孫保守之卽賴志古之士搜輯而表章之而後足以自見於世而搜輯之不易或時代久遠軼而難稽或僅有存者零章斷句未嘗不愛惜而傳之幸而歷時未遠篇帙具存可收集矣而不得鑒別之識鹵莽屨厠隨其意爲弃取梧檟棘樊然一圃則作者之心力轉湮焉太倉漢婁縣地南服僻壤唐以前無聞人至宋始彬彬稱盛越于今八百餘年耳而邑之賢士周君亦泉王君研雲輯錄婁水文徵八十卷文幾二千首著錄

者凡百有一十三人列爲姓氏畧冠之卷端富矣哉鳩
裒之勤也其名不聞於鄉邦姓氏不見於記載者蓋十
七八焉皆搜剔煨燼爬羅叢殘而出之亦足以酬苦心
之七于冥漠矣其所採錄上必關係國政下卽斯邑利
病風氣因革流俗善敗得失旁及都人士行義忠孝節
烈可爲世範而激澆俗者雖裁編巨帙非此不登而有
涉于此片言必採尤足資考獻之要裨志乘之稽也豈
不可謂審于鑒別者哉扶輿靈淑之氣遷變以時因乎
運會耳秦漢之際此殆爲鼃黽之渚而唐遂爲盛縣自

宋兩邨以文學自奮聞而興者接踵有人至明中葉荆石父子弇州兄弟身踐臺閣學擅閱富生是鄉者濡染深而服習久幾于家懷珠而人抱玉末季二張尤以幾社奔走海內以迄于今文學稱盛東南芳菲未沫豈非運會所鍾而君子之澤長哉周君子未之知研雲文簡公胄也于先中翰太倉文獻志紬繹未備思賡續焉而托之于此編博而能精抑可謂不朽之業也已道光十五年臘月

邵子顯婁東襟著序

今人每合多種書刻之謂之叢書經見稀而簡冊少者藉以流布亦善舉也而不問時代不擇雅鄭取充卷軸苦于不倫識者病焉蒙竊嘗謂叢書之刻當隨乎人所居都邑萃其鄉先哲所著述編而錄之或關於土風民俗之遷變或究于賢人才士之出處或辨于貞義士女之事實耳目親切可無訛淆見聞稱說足資法戒其有達官貴士條記國故藉資多聞素族通儒殫心名理以開夕秀乃文獻之總持輜軒之先路無泛襍之病而收切近之效者也太倉邵君子顯輯其州之聞人著述之

行於世者彙爲一編題曰婁東襍著凡五十餘種哀鳩
既博體例尤謹誠桑梓之巨觀而職方之要典矣曩雲
汀陶制府爲巡撫時欲薈輯江左古今名人所著載籍
倣朱竹垞經義考之例編爲目錄欲以屬予及魏孝廉
黜深予以地大物博規模太宏辭不敢爲退而私爲毘
陵藝文志冀視聽所周收採易徧而志力衰穢度不能
盡乃屬諸薛君子選今子選勤勤稽求畧見端緒矣而
觸事勞總動輒望碍所謂及之而後知未知成功竟在
何日以此念子顯之用心銳敏真不可及也道光丙申

八月

陳雲乃罷讀樓彙刻贈言序

贈言之來尚矣文則如伊尹之咸有一德詩則如周公之鴟鴞著諸經焉所贈者言也其發之者情也情根于性情之至者性亦至焉情達于才情之至者才亦至焉以其爲性與才之所至故隨其所發而夔幽坦白寬通變化之量無不具焉非是則貌言爾面友爾雲乃先生摯于情粹于性練于才以此交天下士趨之者如鳥之投鄧林鱗之歸巨壑也一行作吏恐舊締之緣日以踈

遠爰彙往日贈言而刊之哀然成巨帙一時名公鉅卿
凡海內才人學士旁及海國外臣莫不琳琅其聲淵岳
其色斐亶具存焉先生抱其情與性重之以其才以感
通天下之情之性之才宜其致多如此矣今以罷讀題
其樓將一切置之而并心一志於民社焉則以是感通
於所至之人民社稷之情之性之才而究當世之務君
國之利病亦必有夔幽坦白寬通變化之量出而應先
生之求者庶幾滙爲續編追踪詩書乎兆洛雖老尙樂
得與觀而序之

朱畫亭詩集序

予以道光二年主講暨陽病其地尠藏書家人士亦不知稽求邑之前賢往哲遺文軼事並其著述之存否乃綜輯邑之詩人爲江干香草集比其年次附以小傳積十數年乃得百有餘人大抵宋以前無傳人宋則有葛勝仲常之父子元有陸子方許北郭孫大雅王梧溪明有張溝南藻仲父子薛堯卿夏冰蓮卞華伯鼎革時有黃介子柳正平

國朝李介立沙定峯曹峩眉徐昔民翁霽堂張半園皆

以詩鳴者也葛氏父子遺集無傳僅從韻語陽秋中錄常之詩二首溇南亦無可考見餘多得其全稿而甄錄焉其他能詩而不以詩名或不能詩而零章斷句可採者指不勝屈就其善者梧溪疏而莊藻仲雄而麗昔民絞而婉半圍肆而雅他如北郭之清迥華伯之流美介子之浩蕩正平之奇拔霽堂之圓和亦各其詩人之美矣頗聞人稱畫亭朱先生能詩而僑居沐陽不可得見邑人陳瑛選嚶鳴集先生名在焉而存詩僅數首欲求見其全稿不可得也今年春予友宋君儀鈞持先生子

天石書來盡出先生遺詩見示然後得見先生之真如
接眉宇蓋先生儻居沐陽者三十餘年年九十四乃卒
則道光元年也所爲詩沉酣溫雅宗法三唐人蜀諸篇
傑異鬱蟠不減工部是其最盛時歸田而後未免困于
謀生牽于酬酢雖復揮斥盡意與會颺舉而精氣稍頹
格韻少遜矣詩依年次遞編里居時曰紅塔集崇蘭集
北渚集蘆溪集蘆溪後集大抵經自刪定僅可二卷未
刻選蘆山知縣後將赴蜀曰不意集一卷在蜀曰川南
集二卷去蜀曰曰歸集一卷皆曾付梓自蜀歸沐儻屋

而居曰東郭集三卷南枝集八卷亦未刻而選拔以後
得沐陽校官及爲校官保舉知縣中間當有十餘年其
詩俱缺卽嬰鳴集所選數詩亦俱不在集中不知天石
尙有存者否先生之詩梧溪昔民之亞也可以馳驅作
者之林而窮者寓公躡躡陋巷詩人之窮固然江干香
草中安可無此芳澤哉梧溪詩幸邑人已刻之而昔民
詩大半散佚莫爲流傳藻仲詩猶有鈔存之本屢勸邑
人刊之無留意者今天石薄田不給一硯四方幸承庭
聞不墜詩緒其尙能爲先生謀剞劂事乎寶此遺編慎

守弗失以待後之人其亦可也天石屬序先生之詩故
書此以復焉道光十六年六月

過學齋詩鈔序

肝胎王子和能爲張文昌之詩亦不幸有文昌之疾不
遠千里郵所刻過學齋詩示子而請爲之序體格文昌
也志致文昌也其遇亦略相似焉文昌第進士爲太常
太祝遷秘書郎韓昌黎薦爲國子博士終司業子和舉
于鄉注選學博以養志不就文昌甚貧子和稍有負郭
田闢一小園曰偶園以娛其親似可從容自樂而無求

者乃亦盲于目其真所謂詩能窮人者耶昌黎爲文昌
與李浙東書云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
天地日月浙東李遜也遜爲浙東在貞元初昌黎薦之
當在其後意其後文昌目復明故久於其官終司業耶
子和和陶制府詩制府歎賞爲序其詩鈔則必有所以
全濟之者子和自此將復其明達其仕以昌其詩此知
子和者莫不以此爲子和願也嗟乎師曠有言天下有
五墨墨臣不與焉臣之墨墨特小者耳豈不以智識器
量足以瞭然于古今升降之大事物蕃變之細卓然可

信今而傳後乎朱子晚而青目靜坐甚有所得因自恨其目之不早青今子和之盲已六七年度其靜中所得必有怡愉冲溶婉轉沉摯發之于詩上希吉甫凡伯之風者以視文昌所爲吹竹彈絲敲金戛石奚啻過之也而又何文昌之足願也恨不得見子和而質之

路氏續修宗譜序

路氏爲宜興方雅之族其始自山東之汶上來遷迄于今十有餘傳矣聞人輩出登甲科涉仕途者仍世不乏兆洛壻于路歲時往來從其長老奉手問故事暇則與

羣子弟課文較藝尋覽山水爲童冠遊莫不彬雅有法
度其于家廟之制尤致嚴重入主有限斷譜謀有勸戒
規訓條教井井悉備洒掃饋獻升降有倫心竊聳然敬
之以爲宜其族之昌也十餘年來奔走四方踪跡漸稀
闕未嘗不時時思之今年夏婦兄申宣以書來言曰吾
宗有續修譜牒之舉旣成書矣願爲我序之夫申宣以
明經教授一時推尊宿徒以衣食之故皇皇西東席不
暇煖而猶惓惓念祖篤于本根如此可不謂賢哉憶余
居甥館時猶及見婦之祖聖與先生婦之族曾祖慕堂

先生皆以賢令尹致仕優游林泉龐眉白髯衣冠甚偉
申宣兄弟並以弱冠負文譽趨走左右壘壘逼人光陰
幾何回想如昨而申宣兄弟乃亦已頽然老矣日月逾
邁何可追尋今日修譜之人卽異日譜中之人爲賢爲
愚可勸可戒毋亦有百世不改者歟思所以上無愧于
宗祖下不作于子孫者不其難哉申宣其益勵晚節媿
美前型可矣

孟岸金氏族譜序

予里之東北五里許曰孟岸其著姓爲金氏有隱君子

曰金倩亭文行修飭志致超然屏居課徒善時菊當秋
英爛熳時集朋舊淪茗清談爲歌詩以自娛予幼時嘗
一至其廬焉金之胄出仁山先生仁山後曾孫克躍始
遷毘陵郡城又六世曰禮尙始遷孟岸其自郡城分徙
他所者有馬口有大坎有了义浦皆以儒素世其家而
大坎則頗有奮于甲科者倩亭輯其宗之譜斷自孟岸
始遷以下而于馬口大坎諸宗則僅著其支之同而不
復求合焉稿旣具而棄世其子秀巖克繼厥志將鉞諸
梓而問序于予蓋聞先王之制禮也非虛加其文而已

本乎情以推之權乎義以正之有天下者祭不過四世
四世以上親盡則祧適士庶人祭祖而止人情一而已
天子四世士庶何以止二世且祖以上皆祖也何以祧
之夫祭者盡其誠也盡其敬也自祖以上目所不睹卽
情所不接情所不接則誠不通且祭必備物以明竭力
必致齋以達精意力所不給意所不周無甯缺焉義也
今士庶家宗祠動輒數十世族之繁者木主幾無所容
及其祭也几筵不分漿酒錯列子孫拜跪冒然無等以
是爲敬褻莫甚焉以是爲誠僞莫甚焉因而其各家祖

父之祭反或曠而不修或修而不敬是謂厚所薄而薄所厚名實舛繆驚于虛文濫于情而不察其義故也至於攀援華胄合宗聯譜以爲誇耀誣祖忘本抑又甚焉夫譜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譜以收族屬非其祖之族屬何收焉如倩亭之見則可謂能知禮意自拔流俗者矣吾故樂得而推明之以爲修譜者法倩亭名安秀巖名範皆江陰縣學生道光八年十月

江陰西郊陳氏譜序

古系世之牒職之太史自黃炎以下建德賜姓祀以德

世秩然有稽其有違德宗頌則亡氏氏無所系編爲庶
姓莫之問也後世宗廢而譜興於敬宗收族之意亦少
有存焉然有譜而族乃益淆或衒華胄妄附會多攀援
虛張世次僞立佳傳汨亂先典屢訛來乘則有譜而其
世系乃益不明江陰西郊陳氏明時以水患自丹徒來
徙家積十三世本支蕃昌讀書明道理者不乏人而第
一世墳冢已有不可辨者第二世名字已有不可考者
以未有譜故也其先蓋屢欲輯之以有佚脫乃愈畏阻
不敢任陳君子珊及其從子堯羹奮然以爲之滌主祀

以求其真詢故老以核其異口諮筆撮二年乃成勞矣
又條理其義類依諸禮經聯本支之分嗣者別他姓之
來繼者剏惇行傳以彰一節之善萃貞節傳以顯閨門
之美立族居志以辨其里居詳塋墓圖以審其地域著
其信闕其疑不旁援不虛附立時祀之儀謹出入之節
以爲後範皆卓然可爲世式子珊方雅有識堯羹嘗從
子遊宜其所爲不溷流俗也旣成而請爲序余故樂得
而言之

鄒氏重修家乘序

往年予爲鄒氏校刻忠公遺集序其後越數年其裔孫某某等輯宗譜復請序之鄒之定居常州自忠公之祖尙書都官郎中霖而公之第三弟洞復徙居無錫公之長子柄爲天台守因家天台惟次子處州太守榭留居常州實始輯宗譜天台宗遠不相及無錫之宗頗有與者前時嘗合二宗而譜之後以支庶碩蕃懼稽核不易乃各自綴叙而不復合兩邑皆有忠公專祠武進則追祀至忠公高祖蓋以都官君爲始遷祖而上祀三代也無錫則惟祀忠公及洞而以十六世孫迪光配蓋奉忠

公爲大宗也自處州輯譜後元明以來陸續修纂者六七而其本皆散佚惟乾隆壬辰年族裔靜安所輯者僅存道光癸巳公二十一世孫觀民始帥其族定體例慎稽校以世系世表爲前集二十四世孫作霖任之文章傳誌及交遊詞翰爲後集二十六世孫澍任之其出入經費哀集捐款則二十四世孫耀廷二十五世孫芬任之未卒歲而功歲昭穆秩然詳簡畢當公之佑啟後人者抑可知也已夫公之志事卓犖古今吾鄉之學尤導源於公至今族姓彬彬多著聲庠序宜矣顧自學者驚

於聲華莫求聖賢之本教行之不篤學之不講蔑古訓而背人紀未嘗不時仰止于公庶幾或一挽焉諸君子嗣公之緒帥其宗人以時瞻拜推公之澤以保其世譜公之支以收其族尤當闡公之學以繼公之志妥公之靈使子孫之心人人如日侍其旁而日聞其訓賢智正其趨桑梓薰其德則吾邦亦古昌平鄒邑也而豈徒以瓜綿椒衍誇本支之盛絲聯繩貫爲盡惇宗睦族之誼已哉敢附致嚮往之私爲賢子孫勗云

沙氏譜序

明初之克定江陰也由襄烈襄毅兩吳侯而武畧將軍沙原德實左右之邑祠兩吳侯而原德配祀焉沙氏譜武烈十世孫淮所輯也沙多複姓神農時有夙沙氏始煮鹽故春秋時齊有夙沙衛其裔也逸周書史記解有質沙國漢書功臣表有昭沙掉尾後漢書方技傳有公沙穆六子皆知名陶淵明羣輔錄所謂公沙五龍是也唐有沙吒利廣韻云百濟有沙吒氏但以沙爲姓者惟何氏姓苑稱沙姓東莞人元史忠義傳傅察有虎翼卒沙立餘於廿四史中無著稱者路史國名記引相臺

志云古沙侯國今元城縣有沙亭春秋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杜預註亦云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而不云古國蓋自來傳記無沙國名也後漢始改沙縣爲侯國不知始封何人又無以國爲氏之事矣譜中一不牽傳而獨以始遷江陰之武畧將軍爲本祖傳至於今幾二十世凡分十二支詳其派別有傳有紀秩然不亂溯武畧以上可譜者四世冠之譜首又遠稽得姓之始及相傳出於公沙氏之說并詳載之武畧子姓有別居直隸山西等省者則皆著派別之始而不強合條具凡例精嚴

慎密足爲後來式法而予尤善其不依傍假借得審諦
祖宗之道也沙氏江陰大族也城鄉散處不下數千丁
多饒裕之家弟子員以十數奮於鄉科者疊疊有聞矣
淮嘗肄業書院奉譜請序于予夫武略與二侯皆有德
於江陰之人武畧已配祀二侯子孫宜食其報爲之後
者勵行樹聲及前人之踵武使單門孤族炳煥史冊後
之稱沙氏者推江陰武略爲大宗所以焜燿其祖先者
於是乎在矣豈在追黃頊飾華胥矜門第之榮哉道光

十七年三月

夾山熙河王氏譜序

道光十四年九月王君貢三謁予于暨陽書院而言曰
聞先生之先乃夾山王氏之別族也貢三實夾山王氏
方修譜敢奉譜求序於先生以爲宗人光乎欣然受而
讀之體例博以達宗支詳以核粲然秩然嘉譜也其帙
分爲十七志曰綸音榮恩施也曰遺像永瞻依也曰典
型著祖訓也曰源流追本始也曰簪纓曰壽考美餘慶
也曰賢淑崇志節也曰祠宇曰邑里紀世澤也曰系表
明世次也曰行實具事蹟也曰奏疏表忠誼也曰藝文

傳弓冶也曰贈述曰銘表徵不朽也曰舊序使歷次纂輯有考也曰拾遺殊文軼事過而存之也其遠祖爲漢丞相匡衡居東昌其後世徙居熙河宋初有兄弟俱仕于朝者避太祖諱去仁而稱王高宗時簽書樞密院事淵扈蹕南渡苗劉所藉口肇亂者也事平贈諡襄愍居姑蘇之楓橋十傳曰運一避元季之亂徙無錫再徙夾山迄今二十有一世其析居他邑者百餘處率繁盛而夾山本宗最昌見戶至二千餘所居濱太湖倚夾山鄉曰太平鎮曰南宅舊隸武進雍正三年析縣今爲陽湖

地實介陽湖無錫宜興之隙不當衢道故其風俗敦樸
簡於外事以生以育多息而少耗譜之始創於成化中
累有廣續其後又定爲三十年一修至嘉慶甲戌凡十
一修矣貢三實主其事析全譜爲前後編前編一成不
易而以後編爲異日續修之地計費約而竣事速譜成
而公貯猶餘金八十兩舉族之有力者家給十兩而取
其息閱十四年而八倍其初乃止不給而別籌息糴穀
而貯之以贍族之貧者此次續修費取於此則不復率
口科錢而用無不足將益以其息貯穀爲義倉蓋譜成

而義倉亦成計遠而慮周守約而施博軌事之善者也
兆洛高祖當

國初時曾之夾山尋求本宗以支緒不可得而止惟相
傳出於沂國文正公今而知其不然予家自慎吾公字
於李迄兆洛七世而兄弟行不滿十人夾山之宗至二
千餘家他徙復相埒何其盛也今時予家子姪輩漸滋
息意椒聊之條將遠而益繁乎卽今傳緒久絕祖宗不
能復合則兆洛何敢妄言歸宗而或者藉本根之苙旁
枝側生托氣昌熾異岑而同苔松茂而栢悅亦其理也

庶可冀乎貢三字金南老于諸生工詩予所居距夾山
僅五六十里而未嘗至會當挈舟訪君之廬進謁祠下
訴祖宗之苦心陳後嗣之寥落與諸宗人講異姓兄弟
之歡焉太歲在闕逢敦牂陽月之望

橫山包氏譜序

宋德祐初元兵至常州州守以城降郡人姚耆陳炤包
圭等起兵復之事聞以耆知州事炤爲道判圭知武進
縣元人復來攻協力拒守不屈皆死之其事不甚詳於
宋史而邑忠義祠志具著焉圭字元潔則吾邑橫山包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三二
氏祖也今其傳二十餘世矣其十五世孫虞廷中天啟
乙丑進士爲南陽縣知縣而明季有曰行素者當乙酉
歲

大兵下江南徇常州行素慨然曰吾獨非丈夫耶鼓鄉
里數百人起義兵聞者響應操鋤棘以至者雲集行素
率以赴城中道或散去至政成橋去者且大半行素曰
吾固知烏合不足用正吾致命時也直前格鬪以死嗚
呼斯無忝元潔子孫哉包之氏見於史者莫先於後漢
儒林之包咸其傳曰會稽曲阿人而唐詩人包佶傳稱

潤州延陵人所居皆與斯邑近意包卽延與佶之裔若
宋之孝肅公則廬州合肥人固是別族耳今包之子孫
不祖咸與佶以上世譜牒已佚支系缺然而元潔以來
有譜可稽昭穆有序則宗其可以傳信者焉誠慎之也
夫宗者所以收族也親親之殺於是乎辨苟徒誇遠胄
以爲榮而祖非其祖則親非其親等而下之族非其族
矣而可乎且以義烈之士之爲祖忠孝之氣徹天地貫
古今百世聞風莫不興起而况爲其子孫乎包之世自
元以來雖無烜赫殊絕者而博士弟子員仍世不斷皆

有風矩卓然能濟其美則其保世以滋大蓋無惑焉皆
元潔公之所覆露也舊有譜嘉慶中十九世孫達源續
修而爲之序今 十 世孫星乙踵修焉而請序於予
前之爲序者明則有毛古菴薛堆山

國朝則有劉繩菴徐惕菴發明義理綴次先業亦畧備
矣下走何足以繼之哉道光十有八年八月幾望

句曲東灣村馮氏族譜序

自魏晉設九品中正之法而門閥重隋唐而上官有簿
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媾必由譜系

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
知撰譜事當時諸人多有纂述如王僧孺百家譜徐勉
百官譜何承天姓苑柳冲大唐姓系錄路淳衣冠譜柳
芳永泰譜林寶元和姓纂之類大都矜地望飾華胄而
已其餘各姓自爲編纂類亦相似夫宗廟之犧或在畝
畝當其式微誰爲記載一涉意擬便成荒唐百家譜諸
書今皆散佚而唐書宰相世系表率本諸書其間淆訛
傳會合人齒冷者不一而足安在其爲博通古今也夫
譜牒之設使人不忘其本而已使人知敬宗收族而已

若攀援假借以爲寵榮是宗非其宗族非其族忘本孰甚焉宋明代諸賢漸明斯義蕪氏歐氏之譜卓然遂爲後世法程而明其意者少庶品之族往往借重於高門如狄武襄之不肯上援梁公者百不一見也句曲東灣村馮氏系南唐東都副留守延魯其先彭城人遷新安至延魯而遷金沙今爲金壇縣之五葉十四世曰茂暘者避元季之亂遷句容之東灣村積于今又十四世而譜牒未葺十一世孫縣學生廷綬于嘉慶十一年經始搜採未竣事而歿十三世孫宜瑾與其從弟宜瑜釐訂

成之郵以見示而請爲之序予閱之條理粲備確然有
限斷於金壇之本宗則僅載延魯及茂暘之世次而其
餘不及焉於句容之支宗則詳序見在之屬族而他徙
者不列焉慎支子之繼嗣嚴異姓之亂宗祭祀有歸墳
墓有守事必核實訓必可久庶幾乎得敦本收族之意
者夫馮氏之著漢則上黨潁川魏郡南陽晉則信都唐
則京兆婺州瀛州宋則河陽明則定遠臨朐皆炳炳史
冊卽金壇之胄亦有聞人而遷句容以來未有興者積
之厚流之光其將有待乎上黨潁川諸馮亦皆烜赫當

時其後率寂寥莫繼瑾瑜誠推致愛致慤之誼篤近舉
遠無慕乎世榮日邁月征子孫式穀吾知句容之馮行
且抗上黨潁川諸望而代興也道光十年三月

許桐山小湖詩鈔序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
產以上輒亶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
教之其奉先生也飭饌具伺好惡惟謹余家所居曰三
河口其東曰焦塾其西曰鄭陸橋曰滙上皆市集所轄
相距十餘里間焦塾承氏余里須氏則劉先生中黃湯

先生印川常主其家滙上許氏則湯先生及丁君叔侯
迭主焉數君者相善也赴館後必相往來主人不以爲
忤且時時擇良辰具酒食集諸君而觴之數家者每迭
爲賓主予嘗侍先大夫偕印川先生赴許君之招許君
昆季二人長曰溟帆次卽桐山先生門庭脩潔花木娟
淨兩君怡怡式好羣子姓茗數頰擢進退彬彬然相與話
桑麻樵文藝樂飲竟日乃罷自爾以還予南北宦遊家
居日少劉湯兩先生並已下世而君兄弟亦奄然捐館
舍矣今年春令子寶書奉先生所爲小湖詩藁見示曰

將以壽梓請序之君之詩天機清逸不事雕藻其傳世無俟予言又程君庚南陳君湖海丁君叔侯皆詩人其序君詩甚備無以益之獨俯仰今昔慨然于風會之遷變向之弦誦相聞者今或徒業不顧民生日蹙詩書之氣日衰不特老成彫謝爲可歎也如寶書之勤勤于流播先美克紹前業者可多得哉可多得哉時道光七年夏五月

靜寄軒詩文目序

右文若干首詩若干首荆溪潘辰雅觀常著兆洛少躁

妄稍涉文字便欲頡頏漢魏于宋儒洛閩諸書泊如也
婦兄路申宣深規切之始聳然有悔申宣爲言觀常潘
君之達于學而醇于養也私竊向慕未幾得相見落莫
若無偶而恬愉靜虛之氣悠然內充從質胸中所疑言
甚簡約而必洞原本因盡叩其學初嘗泛濫兵家陰陽
縱衡醫術後從史鑑樓先生遊盡捐之然好釋老書皆
了然于其所從入及流失之所至顧不輕出諸口爲予
言曰程朱直接孔孟實能體聖人有教無類之心後人
嘗議于程朱無傷也自是每至陽羨必相見一日同抵

足路氏館中夜半寤君亦寤問洛不寐乎曰然曰有所
思乎曰不曰無所思有所覺乎曰嘗終日讀書倦勩而
寢將曉方寤覺此心澄然如水可一炊許君曰此甚不
易得吾子才而能歛是福相亦必有成因嘆曰吾受命
至薄屢自試之而信將無分于斯世矣讀參同悟真稍
解修道之法行當入深山屏萬緣作自了漢耳子曰君
所遭則誠薄論所賦則天于君甚厚徒以外之蹇齋而
愬然乎孔孟何以不求解脫耶君曰何敢援孔孟自古
豪傑皆爲其難者皆有所不得已也世于我無不得已

則聊以不才終其天年而已予曰然則君將何之曰遍
探名山而擇焉今則未也予戲曰道成之日來度我乎
欲我往尋君幸示其處君笑曰仙豈能度人吾子亦何
待于度各自功行完滿要當有相見之日又歎曰成道
何可易言但此志不可回耳自知其命之薄而欲叅位
業真靈乎是後或歲一二見或曠歲不見癸亥冬遺予
書曰去冬渴晤無因非有所言欲少了癡情耳閏二月
下浣聞足下在宜媒絕路阻咫尺天涯覲面蹉隔如此
知此生復得幾聚耶三月初聞足下相訪不遇悵然彌

日辰雅積業深重既爲宇宙鮮民鹿鹿浮生轉眼盡成
黃土烏鳶螻蟻本分自然冲舉飛昇付之妄托判以此
身縱浪大化以天地爲蘧廬日月爲棺椁庶幾一洗垢
氛稍還本色此意獨可爲吾申耆道爾足下勉之君子
之道與時推移二人同心或出或處足下有德可修有
業可進有天倫可樂有達行可期但令此心堅定豈必
遠俗全真以無用爲用哉僕凡夫結習須萬死消磨遯
尾餘年妄欲效龍蛇之蟄屏棄萬緣置之一處持此幻
形未知所托空憶我友太息踟躕歲云莫矣日遠日疎

恐終少盍簪之期也聞當來宜時又須他適不能相見
敬書數語以達懸懸至甲子九月留書別故舊棄家長
往莫知所在久之有見之于天台國清寺者其子遇魁
聞急往跡之則已歿于潘某家潘故宜與人尉于台罷
官而家者也君因避雨識之遂常往來一日謂曰吾將
死不欲死寺中于君家怛化矣遺言葬于國清寺前牛
里所潘如其言而碣之嘉慶十有八年六月一日也君
資學絕特殆天所縱蹤跡雖奇而不詭于正予意君不
死特彼家所謂尸解耳海山江湖同此風月終當與君

尋抵足之盟焉君無意於詩文就所作固兼有散朗密
栗之美不可無傳也君嘗師事鑑樓先生先生切切以
斯道之傳屬焉君雖退然不敢任然源流莫二矣因校
鑑樓遺文并校君詩文附之事行詳于君甥邵魁祥行
狀亦列于後道光八年十月

霍堂詩文鈔序

自詩古文辭有專長之家欲擅其能者遂循軌跡以求
其合或別開徑術以競新異而所稱述于後世者率代
不數家蓋性情少而矯飾多亦一技焉耳矣先生之詩

不能名家而圓勁拔俗清越如玉身既不遇無朝廷制
作關其念慮所爲古文大抵鄉里聞見師友朋舊善人
逸士嫠婦賢女之遺事皆直書其事不爲浮藻時舉鄉
曲俚諺以取通曉于風氣之浮澆習俗之流變輒隨事
詳著之爲後生法戒蕩蕩然若流水若游雲適然如其
意趣所至而止蓋無意于傳世云爾而精神所寄真而
不設要自有不朽者存先生令子 旣屬兆洛爲先生
傳因奉遺稿詩若干卷文若干卷俾爲詮次將次第刊
行之謹復私識其所見者

謝仲偉詩文遺稿序

予與仲偉以嘉慶甲子同舉于鄉而仲偉寄籍順天予赴禮部試始相識修幹偉軀氣疎以動甚相得也其後踪跡乖左往往曠數歲始一見每見則意氣益冲粹知君之於學進而益上也前年君服官山左以丁艱謝事歸服旣闋之京師補官緣前任山左時有事望吏議部吏齟齬之因憤鬱致疾不起君器識亮達以之馳騁皇路所至當未可限量而遽止于是耶莊君猷原持君所爲詩文稿示予曰其家將以授梓請序之讀其文冲容

雅懿言必衷諸道詩筆亦磊砢旁礴不依傍門戶吐屬
軒奕一展卷如見其爲人懷才無所施用而徒以此區
區者冀沒世之稱彌足悲矣吾邑近年以來英賢彫謝
如李中翰游庭趙孝廉林一丁比部淵初呂廣文華南
皆學足以周身才足以度務而年纔中身相繼溘先朝
露殄瘁之痛豈徒朋舊而數君子者書問寥落未知生
平翰墨尙哀拾與否反復此卷珍重何如尤不禁抱卷
三嘆者也

沈青業姑樹山房贖稿序

焦塾沈君青業砥行勤學士也而不偶于世少負文譽
年三十二始青其矜與秋試累薦不售汪稼門巡撫爲
監臨見君文激賞之欲引之自近不就所爲文日益精
詣鄉里中譚制舉業者必屈指志致嚴厲不妄笑語或
以是非質斷斷辨之義形于色常繪虎尾春冰圖以見
志鄉里中又以道學目之凡稱道君者類以是而不聞
以詩名予與君居旣鄰近少相習比予從宦踪跡益疎
予歸不數年而君卒合子甌銘以君所爲姑樹山房牘
稿見示屬爲之序讀其詩磊磊落落直道胸膈不屑屑

摹唐範宋特自以真率寫懷抱耳然後知君之不願以詩名人亦遂無能名之而其詩則正以不矜于名而成名者卒以莫之能尙也君家世清素藉居賈治生君既以力學有聞矣思奮起甲科以榮其父母乃困阨不遇故愁鬱憤悒之氣時時流露于楮墨而慮周音雅不掩其恂恂退讓之致尤足以覘君所養焉予不能詩所言不足爲君重特舉平昔相識之雅綜其行誼致惋惜之私云爾

金倩庭詩稿序

距子家東北五里有小山曰鶴山山之麓曰焦塾明高
帝故人焦先生之所隱也其傍近村墅四五皆守耕讀
多詩人如吳二安金倩亭承勉齋張西溪是菊圃大抵
以授徒自給課讀之暇寄意吟咏閱月踰時各出所得
相示更唱迭和以相樂也予與二安雅故曾因二安一
見倩亭餘人皆不相識或見其詩或并其詩未嘗見竊
嘆焦先生之流風所被者遠也三十年來遺老凋落已
盡而弦誦之聲亦減于昔時村塾師旣少授徒者每汲
汲顧影謀生事無復曩時啜茗點筆從容遺韻矣予每

追思愀然倩亭令子秀岩將刻倩亭遺稿持以示子請
爲序讀其詩伉爽自喜直道胸膈語不拘拘守繩墨讀
酬唱諸作如見二三白叟促坐野屋脫巾抵掌酣嬉笑
傲時一安勉齋詩子已刻之舊言集中西溪菊圃之稿
未知尙有存者否而倩亭有子能不墮其業甚可幸也
雖然焦先生之高風冠絕一代曾無隻字片語流傳人
口則名之傳不傳意亦有不在于是者耶倩庭行誼具
江陰夏吉修所爲傳頗能肖其實可無俟余言也

野秀山房詩序

道光丁亥秀水葉兩垞明府來宰江陰兆洛方主講暨
陽因辱知眷時相過從得讀所著野秀山房詩集紀元
通考尋屬校錄紀元通考付之剞劂其明年明府擢任
泰州邦之人皆惜仁人之不能久留也乃未及赴而遽
歿于署廨公子以兆洛獲契于公奉詩集以來請編選
授梓兆洛不能詩深惜不足以知公之詩其敢妄甲乙
下雌黃乎惟是獲侍彌年既悉公之行事而微窺公之
性情志致以推合所爲詩篇心聲所發固有罄然具見
者公幹事勤敏而未嘗矜其能猷然若有所負事無大

小一以誠篤不肯毫髮欺飾易直子諒于是非之際持之毅然而接人溫柔周旋交遊間勤懇無已故于詩之沉博雅麗可以知其敏焉于詩之真摯典則可以知其誠焉于詩之矯健踔厲可以知其毅焉于詩之纏綿往復可以知其勤懇焉詩何足以盡公而讀其詩者皆如見公公豈必以詩見哉公今逝矣遺愛如斯流連遺編疇不涕泗甘棠勿剪况在斯文敢識所知敬復公子世不乏言詩之士原本情志臚采嘉藻亦將于是乎求之

也

孫晉庭擬閒詩草序

東野詩曰食糞腸亦苦強歌聲無權俯仰見拘碍不知
天地寬此歐陽子所謂詩能窮人窮而後工者也而蘇
子由譏其不聞道諒哉夫詩以理情性空室蓬戶歌聲
若出金石此真能詩者與不堪其憂至于高天厚地若
無所容其轉側是亦不善處窮卽何所爲而不窮宜其
詩之窮也而以爲詩能窮人詩之教固如是乎哉江陰
孫君晉庭少日貧甚自力于醫以自給所詣日益精造
請日益衆遂以名其家而成其業興之所託時爲詩歌

其嗜之也同于醫稍暇輒吟哦推敲不置若有以自樂而忘其貧也子韶歲貢生有聲黌間孫有穀亦已補弟子員矣肄業書院韶因奉遺集曰礙間草四卷見示曰將刊行之請爲序予讀其詩卽事喻旨就懷取適導氣以達暢融情以求和不規規于藻飾詞句刻畫聲調口未嘗言窮也意未嘗及怨也惟其神恬而志和故雖處困阨頓撼極人世所不堪而心不爲之動學醫而醫工學詩而詩工庶幾有得於詩之教而能聞道者歟故爲述其旨而歸之時道光十二年九月日

朱橘亭詞稿序

詞之源出於樂於三代爲詩於漢爲樂府有樂府而詩乃別出爲類暢於唐之樂部調曲至元而曲自爲曲詞又別出爲類詩別於樂府而詩之變乃不復合於三代之詩詞別於樂部調曲而詞之變乃不復合於漢之樂府此吾友張皋文先生詞選之所爲作也詞選之序言之詳矣比時吾友宋于庭翔鳳自序其所爲詞稱汪工部小竹之言曰凡情與事委折抑塞於五七字詩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蓋窮居則氣鬱

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能歸之節奏
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就理靡不開暢又能包含蘊
畜不盡其聲俾皆平氣以和其疾是以填詞之道補詩
境之窮亦風會所必至也又自言其詞曰春無關於飛
鳥秋無關於候蟲有感于氣而不自知有動于中而不
自覺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言出之靡盡而留其
有餘度幾掉臂憂患之中遊鞅塵埃之外此兩君者之
所言皆能引申皋文之旨而博其趣知其可以補詩境
之窮則知詩之復於樂矣知其可以斂散越之旨則知

詞之深于詩矣橘亭之詞庶幾聞皋文之風而得其意者予故樂誦其所聞以質焉時道光甲申之冬

吳耶谿遺文序

道光己卯歲予客授維揚鮑氏耶谿亦從其尊人讀書康山暇時過從始相識也舉止疎率眉鬚然壓其目瞳冉冉有芒問所業述之甚有條理爲制藝文高雅得正嘉遺法年才十有九聳然異之閱月其尊人先歸予因招之同住鮑氏館凡旬餘益悉其性行不事邊幅落落穆穆其視與儕俗人問答若深畏苦者而卓然有志于

古人已而知嘗從其族父晉望先生問業先生故高行以古文時文式後學者也因勗以益治古文詞欣然願之未幾予亦遂歸遍語所識謂吾鄉晉望先生之業繼之者將在耶谿予以舊青氈淹流江干入郡日少已而聞仲倫得佳弟子能古文問之則耶谿也甚喜而耶谿已北遊不得見又幾年竟卒於京師年三十三耳王子守靜收其遺文以示予予乃見耶谿所爲古文夷猶冲澹真仲倫高第弟子也予亦恍然如復見耶谿焉有才如此而不能盡其材以中折烏從測其理耶祇增予之

悲而已矣仲倫爲之誌其墓悲惋具矣予特追念十年前所歡焉規焉眷眷不忍釋者而乃止于斯也聊記之而序之道光十五年閏月晦日

王子臣詩序

比時盱眙推兩詩人皆王氏羣從也曰子和予未之識曰子臣則十餘年前曾過予暨陽書院與之語樸以秀文而致懋論爲詩以風雅爲宗云欲選漢以來迄於明爲一編以風雅準之而去其不物者別去二年寄所爲伊蒿室文集示予識偉而氣醇不屑屑守規格而調適

上遂有脩逸之美中有二家詩錄序二家者明之正學
陽明也其序曰詩本天成勞人思婦抒其中之不自聊
有迫其天而發之者有道之士抒其中之所自得有養
其天而發之者一挾其人心之勝以求之而天不來其
於兩先生深致嚮往之思焉則予雖未見子匠之詩而
信其果能宗風雅以自達且以知子匠之不僅詩人也
今年夏子匠之從子石生以子和詩屬予序并寄子匠
詩一冊蓋手錄者也反覆諷詠神爲之移曠兮如秋暄
兮如春坦兮如地盪兮如雲煜兮如火迴兮如水蓋抒

其所自得而養之以從容之天以要其成者也如此可與道古矣如此可不襲迹古人矣子臣未嘗索序而欣喜愛慕之意若不容已於言予不能爲詩而心折子臣之詩故卽子臣所以序二家者言之二家非求工於詩者也子臣之言也子臣尙有求工之跡焉此其所以不逮也子臣置之矣幾非在我勉強無從學與年深徐而俟之可矣豈不爾思道之云遠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子臣豈有所望於我耶幸語之也道光戊戌七月

黃潛夫文集序

英哲之士垂英光於奕世豈不各有其時命哉時也者一代之好尚乖合也命也者一身之通塞修短也才宜於世爲世所需其命必達且修反是必阨塞甚且短折而要其才之所裕塞於時而通於後短其身而修其名此則天之生才所謂不虛生也吾友黃君潛夫誠篤闇默爲學務於實而不趨於名其誠闇者不合於時者也務實又非時之所需幸席豐厚年不四十而逝尊甫子仁哀其所未定之稿若干屬其友毛君生甫計而刻之生甫君之至交也亦辱交於兆洛既定其遺書爲之序

子仁復屬兆洛一言潛夫之沒予既傳之矣今閱其遺書尤不勝感焉生甫序其洞于道德之顯晦文章之沉越者固已至矣予何言哉聊復遠稱時命知其修短之不在一時以慰子仁之悲也道光十八年冬十月

練伯穎集叙

伯穎練君廣東連平州人常熟明府立人先生之冢子也立人先生以拔貢生出爲令豈弟所被人民愛之道光十七年權上海縣事十八年月日伯穎卒其署立人先生搜其書篋得所著未成之書與尋常酬應之作凡

若干篇集以屬其友寶山生甫毛君次弟校理成而刊
之生甫又綜其志誼爲哀誄伯穎可不朽矣古來以少
雋稱者不乏也大抵以文詞口語茗穎警衆耳若學問
之事如童烏之與立終軍之上書君子尤深致惜焉以
其甫涉戶庭便及奧窈加之深造所至不可知也然丁
鴻十三受夏侯尙書張堪七歲受梁邱易未嘗不至於
成立則得於天者獨厚也以予所閱蓋秀而不實者幾
不乏人也曰金朗甫歙人張皋文先生弟子也皋文治
易創通虞氏義條理縝密朗甫盡通之爲之補正旁通

年十有九卒臯文刻其遺書而序之曰江安甫亦歛人與朗甫同受易于臯文學相逮也年十有八而卒臯文序其遺書與朗甫合刻之曰董方立予中表弟也幼窮困而好學好深沉之思通古今算法能糾其譌而補所未備又深悉中外輿地繪

皇朝一統輿地圖又爲水經注繪圖皆絕學也年三十有三卒友人爲刊其遺書焉曰黃潛夫嘉定人席豐厚而屹然能求友力學著日知錄集釋等又有遺書數種年三十有九卒卽生甫之至友校定遺書而刊之者也

逮伯穎而五矣其餘工文字能讀書矯矯殊於衆人者又不啻數十人焉何天之靳之耶抑非其時而無所待其用也要其英光靈氣以較壽儁之士固不啻過之矣道光十八年十月旣望

石華小草序

石華夫人陳孝廉五門妻也姓湯氏十八歲于歸廿有七歲而逝所著石華小草一卷玉琴餘韻詞一卷五門錄其手跡以年編之曰以當遺挂他日兒子長大且以當栢椽口澤也閱四十年五門命其子孝廉良顯茂才

良玉奉以示予請爲序夫溫柔敦厚詩教也是於女教
爲宜古賢女往往他無所表見獨以詩傳耳葛覃卷耳
太姒之徽音也蘋繁草蟲南國夫人之燕語也綠衣燕
燕衛莊姜之傷已也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相與歌詠各
言其傷則采芣標梅葑菲綢繆諸篇是也皆出於其人
之口而發情止禮之心見焉夫人之詩緣此求之不應
者鮮矣顯等誠悼心寒泉稽求聖善於是焉求之何異
聆遺響于葱珩覲儀型於翬狄也哉道光丁酉三月

養一齋文集卷第四

養一齋文集卷第五

武進李兆洛

序

皇朝文典序

大圖不言星雲爛然實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爲之紀其在于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繚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琢之詞畸人術流之馳說春女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翎一歧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

窟卑詮蟲天囿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習卿雲揚摧燕
許祇冀優冠競陳芻狗於

朝家寶書鴻典曾未或窺是猶不覩建章宮之千門萬
戶而妄意蓬室爲璇臺不聞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
拊掌巴渝以軒舞也曩廁庶常竊抱此愧間搜司存冀
有採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耿耿比遊
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懸
圃而案玉入鮫淵而數珠矣就其輯錄小有乖紊遂加
釐次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爲七十四卷羅列務盡非有

取舍其所未備俟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蓋留編續之地焉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遣翰或同伯厚指南豈戴圍履方之倫夸于創見庶大雅宏達之彥遂其乃心云爾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序例

京師居天下上游府曰順天府尹治之領廳四州五縣十九畿輔曰直隸設總督于保定領府十直隸州六廳三州十二縣百有五

雷都曰

盛京府曰奉天府尹與將軍共治之尹領府一廳三州
四縣八將軍領副都統城二城守尉城八協領城三

盛京之北曰吉林將軍治焉領副都統城四協領城三
又北曰黑龍江將軍治齊齊哈爾城領副都統城二總
管城二城守尉城一是曰東三省畿輔之南爲山東巡
撫治濟南領府十直隸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西曰山西
巡撫治太原領府九直隸州十廳七州六縣八十五西
南曰河南巡撫治開封領府九直隸州四廳一州六縣
九十七山東之南爲三江總督駐江寧江蘇巡撫治蘇

州領府八直隸廳一直隸州三廳二州二縣六十二安
徽巡撫治安慶領府八直隸州五州四縣五十江西巡
撫治南昌領府十三直隸州一廳二州一縣七十五三
江之南爲浙閩總督駐福州浙江巡撫治杭州領府十
一廳一州一縣七十六福建巡撫治福州領府十直隸
州二廳四縣六十二河南之西南爲兩湖湖北巡撫治
武昌總督駐焉領府十直隸州一州七縣六十湖南巡
撫治長沙領府九直隸廳三直隸州四州三縣六十四
山西河南之西爲陝甘陝西巡撫治西安領府七直隸

州五廳六州五縣七十三總督治蘭州領府九直隸州
六廳九州七縣五十一土司四十二陝甘之南爲四川
總督治成都領府十二直隸廳六直隸州八廳六州十
一縣百有十一土司二百六十九江西湖南之南爲兩
廣廣東巡撫治廣州總督駐焉領府九直隸廳二直隸
州四廳二州七縣七十九廣西巡撫治桂林領府十一
直隸州一廳五州十六縣四十七土司四十六四川之
南爲雲貴雲南巡撫治雲南總督駐焉領府十四直隸
廳三直隸州四廳九州二十七縣三十九土司五十貴

州巡撫治貴陽領府十二直隸廳三直隸州一廳十一
州十三縣三十四土司八十一陝甘之西爲新疆伊犁
將軍治惠遠城領城九參贊大臣城二辦事大臣城八
領隊大臣城二青海辦事大臣駐西寧領旗二十九土
司三十九四川之西爲西藏前藏治布達拉城駐藏大
臣在焉領城七土司三十九後藏治扎什倫布城領城
六自

盛京之北迤西至陝西之北皆內蒙古也爲六盟曰哲
里木盟同盟之旗十曰卓索圖盟同盟之旗五曰烏蘭

察布盟同盟之旗六曰伊克昭盟同盟之旗七其張家
口外察哈爾八旗隸於張家口都統甘肅北阿拉善額
濟訥二旗不在盟數而徵比於內蒙古瀚海以北曰喀
爾喀是爲外蒙古設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城
所轄曰土謝圖汗三音諾顏車臣汗扎薩克圖汗科布
多唐努烏梁海外藩之圖獨有朝鮮亦附列焉

康熙乾隆兩朝

內府輿圖外間流布絕少陽湖孝廉董方立精心仿繪
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

之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蔥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分爲四十一圖大者數尺小亦尺餘門合旣難觀者不易今總爲一圖焉

原圖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無贏縮而經度自赤道迤北以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當三里三分里之一一秒當二十步穹數卽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縮今依

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
便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
度則每度分爲二以應地上百里南北以北極爲準自
黑龍江興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廣東崖州北極
出地十八度相距四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爲中東至三
姓所屬海中大洲偏東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爾偏西
四十六度相距七十七度計里定方南北八千六百里
東西一萬一千五百里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後序

兆洛始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所刊輿地圖苦其不著天度繼得康熙

內府輿地圖大于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
東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駐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方寬大脗合以周尺
筭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筭之天上
一度卽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
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筭善畫之人

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
五十八年二月

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
始得告成九卿等如求頒賜允之卽此是也尋又於廣
東巡撫庫見乾隆間所

賜各省督撫

內府輿圖則合繪之圖也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
次排之欲臨其本而未成繼得董祐誠所繪各省及外
藩圖於新疆差詳於州縣改革創制以嘉慶年爲斷乃

合其總圖而刊之繼又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別有乾隆
內府圖亦總繪而截爲正方以刻之方逾二尺直省與
兆洛所刊略同而西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
于外藩外補足焉凡墨書者皆是也以所繪天度大要
相同無更創之勞耳謹按乾隆乙亥年定準噶爾遣官
測量繪圖以進丙子八月有

御題詩已卯回疆盡隸版圖再遣官繪圖以進庚辰六
月有

御題詩俱刊卷首此蓋庚辰所刊也疇人何國宗傳言

乾隆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奉

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則其事矣庚辰乾隆二十
五年也

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
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
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

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有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旣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

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音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麗理所必至也于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上編序

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裡詩書義

必嚴以閱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奮以瑰燦
之辭故高而不楓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馬
班已降知者蓋希或猥瑣鋪叙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
以爲奇麗樸卽不文華卽無實未有能振之也至於詔
令章奏固亦無取僂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沉詳整靜
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寔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末流澆劫
浮厓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編序

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慤或豪侈

而談盪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
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
導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
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伸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
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體中郎之作質其
有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下編序

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詼諧辨譎者流實
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于言表潛神

于旨裡引情於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
檢就其編者亦潤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鏤繪爲工
道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游戲佻側沈盪忘其
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闕造作妍媸雅
鄭每肖其人齊梁啟事短篇藻麗間見既非具體無關
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

嚮言集序

乾隆壬子癸丑間將輯郡志因搜求邦人士詩文小集
悉令送局以備纂輯藝文予所采得送局者十有餘家

別見他人所采送者亦十餘家其所未見者且不下百
家或素有詩名而集未行世或無詩名而其集裒然成
帙大抵名不聞於鄉里十三四其詩往往清婉可誦皆
百餘年間人耳而湮沒不彰已如此私擬俟志局之竣
悉取諸集各選次十一都爲一編其後志未及成而輟
典守者不謹遂星散不可問意常恨之夫人不必名家
詞不必極思爲之者或無意于傳見之者或不甚相愛
而桑梓之舊風故老之軼事習俗今昔之異人物盛衰
之變每於尋常吟咏彷彿遇之使人鏘鏘洋洋悠然以

思忽然以悲此亦鄉邦文獻所資也況乎師友之宴語
朋儕親串之周旋當其綢繆戶庭契闊風雨言歡奉手
涉想牽夢泊乎朝露俄晞墓草遽宿薨墓音容流連未
已忽覩篇翰如親笑言詎能不寄永思于遺文申短懷
子往跡者識故欲及此暇日聊追昔游凡有所見隨加
詮次間亦敷求前哲旁及流聞旋得旋編不以前後爲
第所冀來者更引其緒遂可磨錄名姓之下略具出處
使其世可論亦微裨志乘之求也道光元年三月

地理韻編序

道光三年兆洛始至暨陽六生廣九問曰古今地名疆域膠轄檢書猥繁讀史者何道以理之予示以

皇朝輿地圖令以古地名識其上爲別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年餘乃成繼檢各史地志別爲錄副而編以歸韻編寫凡三四年乃既繼檢皇輿表及一統志表詳其沿革著之于圖皆得其實地則又七八年繼會前代郡縣注之每韻下又三四年而後成蓋六生德只之力十七八焉初時編寫者徐生步莊王生望之夏生行之陸生子幹張生子立吳生子清曹生豫章劉

生秉彝成書繕錄者則沈生鑑虛夏生厚栽蔣生樊圃
劉生子干而隨時校讐商榷者則宋生冕之六生賡九
周生唐士鄭生守庭徐生康甫黃生仲孫也自始至訖
專閱十有六年矣雖非日日致力于此而暇日之力則
無不致焉可謂勞矣書徒蒼粹載籍檢稽同異無義理
可尋求成之甚難散失甚易又卷帙差多寫之頗難校
之尤難爰以活字集印數百本使稍稍流布誠以廢目
力于此不欲其成而速毀也編長纂襍誠不能無舛謬
漏奪惟淹雅君子加之糾正是有厚望焉充集字之

役者薛生安國蘇生汝亮族子仲武而德只實董之道
恩施手之初若望之行之秉彜已不幸短命不見是書
之成而諸生各少者已壯壯者漸老所成幾何歲月卒
卒如此使兆洛獨尸其名不亦慙乎賡九名承如德只
名嚴步莊名紹堂望之名渭行之名時子幹名楨子立
名志純子清名廷璫豫章名秉純秉彝名純祚鑑虛名
成受厚栽名培樊圃名壽昌子千名道英冕之名景昌
唐土名賡良守庭名經康甫名思錯仲孫名志述安國
名光煜汝亮名旦然仲武名虎臣子尚欲爲歷代史地

名長編凡史中地名見於因事而非郡縣者悉編出之
以韻類之藉可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
若成此則地名皆有歸宿讀史者無遺憾矣而此事尤
難以檢閱者必心有識別手能纂錄始可任此亦有三
四生徒欣然受命者而無財者牽于課蒙以餬口不能
分力有財者牽于科舉以求名不肯分心三五年來僅
康甫成晉書一種餘多爲之而不竟自度年齒已莫恐
不能待也聊書之冀有同志者繼廣焉道光十七年六

月

家牒序

序曰家有譜非古也古者因生賜姓世德則世祀紀功立宗別子以收族其繫世之歷太史職之神明之胄降在皂隸宗殞卽屬絕莫爲紀也氓庶之家生而書名于閭史綴其族辨其親疎遠近使勿淆故有司馬致邑立宗之法有司者治之耳古制旣泯乃有譜學寒門貴仕紛然相耀而士君子未嘗不兢兢焉誠懼其黷宗而蔑祖也古者立宗以之收族親盡則止今通其法于譜有收之不可勝收者矣且無其位無其德而強名曰宗有

非所宜收而收者矣是豈禮之本乎夫事從其約則易
循要于實則慤而鮮失若各就其身之所逮事所逮聞
謹錄而藏之詳其所見聞不知則闕于辨宗尊祖之道
亦無謬焉吾家素門又丁不造易王而李至于今九世
矣既別于王而李非本宗皆不可援就吾別姓之祖而
牒之舊有譜附輞川譜中今別刻諸家祠嗚呼閱九世
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可不謂衰乎吾祖考言行有傳
於里黨所稱道者有見于文人學士所記述者可聽其
墮失乎方夙夜慄慄危懼於負荷之不克而姑引其端

冀後有賢子孫知自樹立以恢前人之基而茫然其不可待也其能無恫於衷乎道光十七年五月

辨志書塾所見帖序目

古來稱工書者率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黃是也自以書爲藝而其途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氣志流露自不可揜此本末之辨也余多見宋元以來忠義之跡因次第借摹以永其傳附矜式之意且以爲養正之助工畢因次其目宋岳忠武文信國元余忠宣明趙儕鶴鄒南臯孫栢潭高景逸姜養冲薛

元臺楊大洪史玉池李修吾吳巖所徐開奕吳澈如顧
伯欽朱平涵繆西溪文汝止錢抑之龔淵孟方孩未許
仲嘉黃介子黃錫于盧涓隱陶元朗黃陶莽黃谷簾侯
廣成侯雍瞻隨所見入石故明時諸賢不能依先後次
第始道光六年春斷手于十四年秋

甄印譜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李相書璽文參篆籀略無詭殊漢
氏以來施諸官位及于姓氏下逮宋氏始有齋閣之署
詩文之辭而其波靡矣遂有專長之家以之成名亦分

門戶各相祖述摹印之文本出於篆或小變易以就方
整故有繆篆之稱往往規觚偏旁屈曲點畫形雖小異
意則可尋無乖六書自爲別體後世繆篆之學旣亡徒
緣此稱競出新巧憑心虛造訛亂常行分布疎密宛然
成章求之六書頓生違忤雖工不雅君子病諸或乃墨
守小篆隨文累積壞散不收荆榛莫剪譬諸梗偶羌無
顧盼雅而不韻抑又甚焉矯枉之徒懲其如此則謂此
事之興取記名姓後之踵事皆爲變本繩之以古絕而
不爲是猶欲調瑟而膠柱特藏拙於畫虎者耳竊睹殷

周鼎彝秦漢權孟類著文詞以爲銘識後世以子用無
施斯法遠絕玩其遺作參差紛揉變動不居長則雲行
短卽雨絕簡不爲欠繁不可刪回環翔逸神理微眇苟
會茲意則多逾數十言少或一二字惟變所適何施不
宜今時所傳漢人刻印凡白文者勻整茂美與權孟諾
文相出入其朱文者每與篆法不相應措思結範別具
鎔裁雖或不可辨識而常有象外之會參其指致多出
鐘鼎由斯舉隅則古人用意斷可識矣然而運用之方
存乎司契自非研極法象究乎字源沉淫蒼雅洞其筆

勢而僅規形槩但取膚似搜求異文以資怪僻仿狀泐
蝕目爲自然理不全了妄輒隨之等挾策之亡羊亦邯
鄲之失步也予獲古軼磨琢爲硯破裂不任者因其華
離就以製印山子寫其文令石工依而刻之夫沿逝波
者當循積石適莽蒼者言懷高山源流旣明宗仰甯惑
况乎皇史之貽矩藝苑之潤色道分乎河洛功闕乎升
中徒恠少温子行之流未睹大體故粗舉利病稱情而
言儻或務之蹄筌斯在其于小道亦無泥焉

纂鳳臺縣志序錄

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勢人民謠俗苟有不晰則不
可以爲治况南北之交風會所趨哉縣舊志陋而不該
蓋始事之難也謹纂舊文脈山川採風謠上該周秦下
至于茲條而次之維縣平原繡壤山林川谷萬井之都
跨淮南北承濠挾壽是維形要志輿地第一民生敦龐
土田是急五穀所宜麥豆秫稷載在職方長淮千里束
於硤石肆勁漂撓風氣之所形志食貨第二經界定而
保聚之圖興城郭繕而壇壝之封植干楸樹而守望之
御良杠梁成而涉厲之歌息孰經紀是而鞏固是不可

以不諗也志營建第三彼淮淝盪潏田廬是虞曷若道
溝瀆完隄防以益我灌溉哉稽其成效亦後事之師矣
志溝洫第四官職建而民生善官職曠而民生偷其間
不容髮當三國擾攘兵革不休而民生殖鄭君之力也
志官師第五山回而幽水肆而清是生傑英志選舉第
六淮南內篇不朽千載暨于金石考文所急志藝文第
七幼平頊頊勇逾賁育蛇蛇呂公人倫之宗亦有侍御
蹇蹇是主本其行事以興來者作列傳第八共姜披面
季女闔門有燁彤管陰教是敦志列女第九仁濡義浹

老死不見兵革覽往昔戰爭之地悠然以思慄然而危
曠然而慶其生之辰也志古蹟第十凡十篇其古今之
變因革之宜土俗之淳漓民生之勤窳庶幾足以備考
覽焉嘉慶十有九年三月

食貨志序

縣境侈於西北而縮于東南斷長補短方百里而有餘
準今畝度之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方百里者爲
一方里者萬則爲田五百四十萬畝也山水之占地者
少民居旣稀里落寥曠計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澤四

而去一其餘當得田四百萬畝有奇今歲賦計田之在
額者不過四之一民戶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土雜
五色多墾衍礮瘠之地十一其穀宜麥宜黍宜菽宜稷
宜麻宜胡麻宜蕎麥下地亦宜稻雜稼宜棉宜靛宜菸
其蔬宜菜宜蘿蔔宜萵苣宜莧宜菠薐宜葵宜葱宜蒜
宜韭宜胡荽宜芥宜青椒其蔬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
榴宜梨宜柿宜棗宜桃宜李宜杏宜蒲萄藥則紫艾柴
胡江薺芎藭茵陳枸杞紫蘇之屬亦多有木則槐榆椿
檉山亦宜松栢而種者少晉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

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無草木惟童阜耳今北山固
濯濯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
時木甚美中棟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構其產有
青櫨紅櫨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時時得之青櫨
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櫨紅澤皆他處所無明季兵火
刊伐遂盡今欲求青櫨紅櫨之蘂而辨其枝葉亦不可
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剡草根以爨本之槎枿長尺
餘者并其根掘而鬻之以爲薪夫山者宜也莫之植而
望其茂卽地亦窘於生矣故縣雖有山而薪蒸苦貴鬻

幾者頗資石炭濱淮之地宜柳宜萑葦亦樵蘇所賴也
畜宜六擾闕疇產馬有佳者稍駮駮耳魚則鯉魴鰕鮑
鰕鯧青鱓銀魚鱠殘魚唐書地理志潁州土貢有糟白
魚今淮河白魚猶甲他處矣又有青金魚形類鮎極鮮
美產黑石潭石穴中亦他所無也鯉魚不恒有間有
之其歲有水土人以爲候黍多靡於酒醪酒皆和藥蒸
黍而液之其以麥麴和黍蒸者謂之大麴酒產闕疇者
有名富人召客亦有釀糯米爲之者名五香酒味醇實
屑豆爲腐推珍珠泉所造爲佳品俗謂豆腐創于淮南

王此蓋其始作之所斯邑產之最古者矣大約黍麥菽
菘菜稻爲大種餘皆間植之地率兩歲而三收二月種
黍七月而收九月種麥至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
畢收乃稍息之及明年二月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
若稻若菽若瓜若菘菘春秋皆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菘
者或一歲三收田皆再犁犁後耜以去草下種後惟黍
及豆或一耨再耨之餘種皆聽其自生不復治也糞雜
六畜矢和以土而審之俟犁而下之一熟一糞每畝之
糞多不過二十石值錢三百兩以入土深淺爲量不及

寸謂之一鋤兩寸以上謂之一犁兩過此謂之雙犁兩刈麥謂之撲麥撲麥之具謂之綽形如大箕而綴以網刃鐵片爲口謂之鈔綽之柄長與人等立而橫施之一人執器承其旁其器謂之網揉木如半月施於兩端網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執綽者前曳網者隨左右若挹若注頃刻數畝麥穗狼籍麥莖之留于地者尺許不惜也農不知擔荷凡田作皆役牛驢穫時不分乘束顛倒納諸車中至場則縱橫播之以牛牽碌礮而碾之畝所收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

值其下者止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犁必駕二牛
謂之一犍貧者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犍牛一夫所
治常數犍牛惟耕種時須傭僦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
地當得四百萬畝有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八百萬
石丁口計三十萬別其士工商三民不在農者約五萬
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丁治
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六畝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
其屋下之田不爲兼并所取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
上家不過八口人日食一升歲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

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爲婚嫁喪葬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爲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游鄉里長子養孫爲安足之氓矣乃一有水旱菜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邑素封家也傭一兖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尙須僦一人助之問畝之糞幾何曰錢二千其隣之聞者譁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闢町治畎畝其籬疎其援萌

而培之長而導之燠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蟻驅鳥雀
雖所治少而終日搨搨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蔬已
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
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蔬
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卽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
倍其隣乃大羨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值小
早見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屏曰水少
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盡萎乎曰無其具
曰何不爲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而無慮蓋

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爲佃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地旣寥廓民田之離村落遠者數家合僱一人結草舍於田中以巡瞭之謂之看青秋冬刈穫後或泥門他適春盡始還謂之趁荒方刈穫時貧者挈妻子老幼亦結草舍于田隅不問所來俟其穫隨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許時乘間竊取倚老弱爲強丐生忿爭相毆擊男女錯處因而淫佚其風之偷惡者也佃人困者牛種皆田主給之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畜矣得比歲稔無立錐者或致千金

稱貸者其息恒一歲而子如其母故多并兼之家漢書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顛已下蔡故沛也俗儉嗇飲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數皆鶉衣蔬食惟博及訟往往傾產不顧能訐控於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爲雄訟必歛錢於親族戚黨人亦不以爲怪黠者因緣利而弄之矣其無賴子弟相聚飲博行則帶刀劔結死黨爲俠遊輕死而易鬪無徒手搏者耕農之家亦必畜刀畜鎗甚者畜火器故殺傷人之獄歲以百數雖設厲禁不能止其故老曰自珠隆阿公爲廬鳳道時值宿州

教匪滋事僉丁壯爲鄉勇令家必畜一刀一鎗植之門
并遣冶工傳造之自是遂以爲習也孔子曰北方之強
衽金革死而不厭蓋其天性風土成而不可變抑非教
化所馴致歟地亦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
知紡績絲布皆資之他邑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
作富民多居積逐利而無豪商大賈穀之值不以豐凶
爲準大抵雨暘調則驟賤稍不調則驟貴矣穀之滌多
南行若北行則貴緡錢鮮私惡羸雜較他邑爲良水道
沿淮而達江河致迂折陸行自浦口而北者多山險無

大車擔負而至率三千錢而致一石故百貨之集者少
下蔡濱淮居正陽臨淮間舟楫之會也闕曠北貿睢亳
南賈灑霍多馬牛驢騾硝鹽私販輒取道於此其民雜
處又界蒙城阜陽俗益剽急而事末矣

溝洫志序

古稱淮塽沮洳蓋地處卑下淮挾諸山之水而至彌漫
旁溢其勢然也縣承潁口下流淮始出平地硤石驪東
之旣出硤石又扼黑石山東至懷遠又扼于荆塗驟漲
不宜爲患滋甚醜流引渠足以殺患興利而參觀地防

厥有異宜疏舉大端略有三要淮南之地多宜畜水原
隰交錯石膏衍沃因庫就下股引成渠水流淫裔偃潏
灌浸利饒耕鑿其要一也淮北之地多宜瀉水皋原迤
邐旁比高阜流潦甕溢已成澤國厥土離斥不任淳畜
泉澗蒸達小曠不枯多穿支渠潦乃急注其要二也濱
淮之地厥宜障水灘灣沓汙惟虞汎溢捍防阻堰岡陵
連屬盛漲不侵膏壤足殖其要三也綜是三則厥以淮
南爲上若疏導得宜潦可分泄旱可引灌利孰大焉今
力穡之戶畜有塘壩者雖遇小旱猶厚救得獲是能用

其利也若淮北高下二區不能引水爲利但求免水患而已縣所處淮南地窄其得水利爲上腴者幾希矣而所爲求免水患者皆是也雖礪礪不齊亦庶幾圖去患以爲利其具可無豫乎縣西之焦岡湖董峯湖東北之錢家湖穆楊湖皆周數十里蓋昔時淮水游波滄滙漸淤成陸民今墾殖其中小漲卽淹沒見告矣夫漫水可隄也決水可防也江南之地卑于淮北長江之水盛于長淮然築圍分圩堵壩設厓遂可以去急患保永利是隄防之不可不講也縣北之薛家集清泉集諸坊首受

蒙境下流之水稍遇霖雨則田廬道路皆被淹浸災歉
屢告不得深溝通渠支分宣暢其患無已是溝瀆之不
可不講也夫芍陂之饒始自蔣敖至今爲利南北朝時
淮南北耕屯爲天下最下蔡大崇陂黃陂雞陂湄陂隋
廢而唐復置皆溉田數百頃今之於古果何如也夫舉
縣境之地其可隄者可渠者奚啻如此而已然民疲而
惰於農吏孱而昧於計棄穡弗務疆畔莫修淮北諸渠
填淤者十九諸腫羸雖稍整理而脫一不治廢壞立見
懸耜旣多惰游日增挾刀帶劍往往而是矣是誰之責

也哉是誰之責也哉

藝文志序

志藝文以搜求載籍輯錄金石也鳳臺載籍淮南內篇
其最先矣自漢而後作者蓋寡呂氏諸記述頗見著錄
亦散佚無存者金石則八公山碑見水經注久湮沒矣
以余所輯則有唐佛頂尊勝陀羅泥經石幢薛佐堯墓
誌銘千佛寺殘碑宋天聖二年施錢人名碑府判廳碑
碣石築城記元順濟龍王廟碑可稱者也淮南王之金
秦漢以來之軼可以考見文字亦志古者所不廢也其

他記誌之文附見各志其無類可入者卽載之此編旁及游覽之篇亦刪取其文詞尤雅者入焉

選舉志序

鳳臺亦自古文學之區也讀淮南內篇招隱辭求羣臣賦雖不可得一時賓客之盛亦輝映山水矣而自漢以來魁碩之士照人耳目者絕少卽自奮於甲科者亦復寥寥焉有明一代州之成進士者十四人惟方震孺著今邑

本朝順治康熙間州進士七人惟謝開寵方一韓著今

邑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蓋父兄之教朋儕之勸少而習長而安耳濡目染浸淫之勢然也

本朝百八十年於今文學彬彬比戶鄉魯而斯邑樸陋未獲曠然一變將非風氣伎勁弦誦少弛乎童子試文科者弓馬技勇常甲旁縣文學之士大率質重而少文導之善未嘗不可與立然多急於功利尠實學余來三年閱弟子籍未嘗不慨嘆登八公山考其遺文又未嘗不畢然想見小山其人者而不我見何哉

人物志序

考方志者艷稱八公以爲神仙也嗚呼烏覩其然哉史策所具戰國有史舉甘茂甘羅歐陽忞輿地廣記以李斯爲縣人蓋誤斯乃上蔡人也三國吳有周泰宋有呂氏諸賢金有魏全明有方震孺皆其犖犖者管子曰治天下樞在水淮水剽悍清刻其源雜南北故其民性情柔類南剛類北好動而習苦尙氣節多武臣名將其蔽也狠今都錄舊志所載及閭巷人所稱說能自持其身勉于爲善可以型俗者悉著之方伎之可傳者附焉讀李白白毫子歌大類漢陰丈人滄浪漁父風可得而聞

姓名不可得而知也又以疑入公之徒有其人也

保甲議

編查戶口以嚴保甲爲政之急務也鳳臺地廣人稀其湖窪之地往往彌望四五里無聚落遂至藏奸數隱時時爲擾則保甲尤宜急講而行此實有數難焉村落大者不過十餘家小者或一二戶彼此相距或四五里奇零星散無從合并一家爲匪則數家從風一村爲匪則數村染習蓋從惡如崩波流之勢且爲匪必結黨善長遂無以自立卽能自立亦不敢撓其鋒此由積習漸靡

相糾相坐之法不能一朝制也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
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其
外來者則又隨宜逐便營土屋附田墜爲居或彌年累
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編則派甲派總之術又窮今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仁溥義浹四達交逼無遠弗
屆生齒百倍于昔斯邑獨凋敝不可爲而生齒不繁者
豈不以流移者衆耶是以保聚教訓戒遷徙詰奸慝尤
不敢不兢兢竊欲并村落之最小者使歸附近之大村
落聯其什伍毋得擅徙外來之戶不得于野僻處營結

草菴棲止其儻屋久居者隨時編冊登明原籍嚴其任
保掖其良善其頑梗者得卽誅之使愚民無與爲非良
民日益畏法則保甲庶幾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撫循周
密則恐大爲煩擾利未見而先受其害嗚呼聖賢商治
必藉手于庶夫民土著則生齒繁矣安樂其處則民土
著矣田疇闢室屋完則安樂其處矣勤治生則田疇闢
室屋完矣知嚮善則勤治生矣明是非之路則知嚮善
矣除其害布其利以遂其生聚之樂治本之道意者無
以易此歟

田賦議

田賦之勢舛至鳳臺而極矣無魚鱗黃冊無戶區細冊坐落無准四至無稽土有田地之分而田或變地地或變田不能分也田有三則之別而孰爲中則孰爲上則無從別也官徵其賦不能問所徵者何田之糧民完其糧不自知所完者何糧之額所以依檔冊原科折實田地每畝科一分八釐而贏而民間口號止云每畝頂分每畝頂分者云一畝定額銀一分也蓋下則之地二而折一每畝幾及一分上則中則爲數頗多民間止以下

則取成數也一切推收大約以分爲率地旣寬廣地值又賤口號之地甚者加實丈之半又湖窪灘淺向時荒壤漸或開翠往往地浮於額黠者因緣爲奸于是有賣地而不過糧私向業主收銀謂之代完又私置大弓大於官弓或六寸或一尺方言謂弓爲梗於是賣田論價有官梗大梗之別而有糧無業有業無糧業多糧少業少糧多紛紛訐控矣官無魚鱗冊所指地界漫無定準難於丈量上則中則亦無依據科斷加以衛田衛地從中夾混不可究詰治此之法惟有重釐地冊更正賦額

庶可望積弊滌除而質駑資薄能意之而不能行之是以滋愧也

懷遠縣志序錄代孫訪山作

懷遠之志明萬歷三十三年知縣王存敬屬邑人副使孫秉陽重修之而萬歷以前無可考楊應聘序稱孫前作癸未志至是而再屬筆焉舊志亦云秉陽纂修邑志至乙巳復加刪潤成書蓋癸未至乙巳已經再訂而始刊板也

國朝順治康熙間知縣傅鎮國馬汝驢劉鑑皆續修未

成至雍正二年知縣唐暄始修成爲八卷曰地輿曰建置曰秩官曰典禮曰籍稅曰人物曰藝文曰徂記而圖地輿一官治一學宮一冠之卷首夫以百二十年之久屢修未成之書一旦而有刊本使百里之內戶籍賦稅有可稽省政治民俗有可覽鏡忠孝貞烈之行有可風勸功固甚偉然其地輿則志沿革而不詳列前史以明建置所因之故志山川而不尋其絡脉上考水經諸書以證今昔之同異志湖塘堰壩澗泉溝澮而不辨其水利以策因事便民之政志古蹟而不備考城戍之區俾

古疆理按籍而皆可論證猶弗志也其人物則志桓氏而不考諸漢晉諸書志勲烈而不盡稽諸明代之典要且缺略過甚其藝文則雜采碑銘傳狀序記之各宜附著本事者與詩賦同科而載籍闕如夫自明三百年以至

國朝文儒甲科不一二數而別集目錄皆放失無存今且不可追紀非前此蒐羅之未逮歟營建祠祭倉儲學校兵防選舉封蔭良吏皆宜分別類叙者也乃并入建置典禮人物而人物一類標目太繁雜記所載亦多可

類附諸志者稽諸史乘者不覈訪諸故老者不詳至輿地一圖山川溝洫形勢所在道里不可不著乃苟簡特甚此其所失也讓以嘉慶十九年夏來司是邦甫任事卽索觀舊志旣知其得失欲重輯之蓋輟修已九十年知府事建水倪公垂意方志嘗以命讓讓因與教諭孫君起嶸言之時適奉大府檄脩郡縣志而當河決後淮流漲溢縣境無歲不大水勘災賑饑簿書旁午猝猝靡暇者數年至二十二年春乃克與縣中賢士大夫籌之幸無不踴躍樂觀其成者而前庶常知鳳臺縣事武進

李君兆洛適來主講縣之真儒書院因質以編纂事李君令鳳臺時作鳳臺志以精覈見稱而鳳臺由壽州分出於治爲簡志懷遠事宜詳于鳳臺者數倍爰共商榷本其體例恢而廣之條貫畧定纂輯過半矣其冬李君以事去代者爲明經武進董君士錫復與董君續加蒐討至二十二年七月書成因乎舊志者十之八刪其繁蕪不當者十之二增於其舊者三倍遂以就正於倪公刊諸木焉夫懷遠設縣近自宋元而漢晉隋唐建置改更分析極頻數南北朝及宋南渡後皆爲邊境是故沿

革最不一分野雜荆揚二州經界跨淮南北地高者宜
黍下者宜稌而土宜又不一界蒙城宿靈壁鳳陽定遠
壽鳳臺之間民氣之剛悍輕剽往往雜似乎他邑而風
俗又不一縣於安徽布政使司不當車馬之衝不設驛
故不爲最繁然四境遼濶民積病於水偶雨暘愆期若
重困者方諸望緊之邑抑又難焉讓以承乏尹茲劇區
惟懼失墜冀時物豐阜民守其業平其情相與休息習
而安焉夫質樸勁直愛其長上縣之舊俗也自今始復
能優游乎文藝之林咸導其情以適乎禮鄉士大夫率

之以被及於四陬不亦善乎周官土訓道地圖地隱誦
訓道方志方隱蓋謂知其土宜風俗善惡之故以興美
而備敗達其好惡之情以入於無疵也可不與賢士大
夫共勗之哉故於地圖道里慎其采訪而山川溝洫津
渡橋梁物產必加詳焉因革故事必加考焉士之有德
行文學女之有節操者必加博載焉文獻不足因而闕
之庶幾所以傳信後之覽者或亦有取乎此耳凡爲志
十記二考一表三傳七圖一序錄一二十有八篇

四至辨而乖離正都圖析而閭里聯是以官守於土而

民守于官也峩峩崑山莫邪衛之湯湯大淮渦淝會之孰是鎮之孰是潤之述地域志第一

丁田民屯

國帑正供轉漕東南

天庾是充爲解爲支率循成制課鹽權關因民所利土宜繁殖各釐以類述賦稅志第二

庠序之教隆而名臣賢士孝子貞婦之行作焉書院之設所以輔述學校志第三

禮莫重于祭祀事有常苾芬其饗諸歆茲民德最茲民

之稼穡述祠祀志第四

神武不殺而備不可弛詰戎閑衛乃齊乃止于千萬年
治安上理述兵防志第五

府事孔修

聖化覃敷備豫偏災謹茲倉儲

皇仁蕩蕩蠲復頻書凡百君子靖共爾位哀此惻獨勤
其撫字述倉儲志第六

荆山巖巖依之如城孰則宜飭官寺郵亭巧墁以時吏
民以甯津則有舟川則有梁車徒是濟行旅惟康述營

建志第七

隄堰之興以稼下地惟塹沮洳瀦可漑淤可藝弗云棄也修而舉之曰察其宜曰勿違其時述水利志第八

譏祥災異君子不言而水旱疾苦民隱在焉記載所弗刪也述五行志第九

太常稽古爲學士羽儀迄乎有明載籍紛披蒐採壹曠千年闕遺後有作者彙而錄之述藝文志第十

漢建侯國當塗曲陽平阿義成向及龍亢晉屬馬頭梁隸譙汴唐析四境入干旁縣宋末置軍元明用因述建

置沿革記第十一

萬國玉帛塗山是會征戰侵代戎事之大汎覽前史識其梗概述歷代大事記第十二

郡邑基置一廢一興六代列戍乃數十城孰真孰僑壘址縱橫述古城戍者第十三

令長侯相鎮將戍主漢晉梁魏缺不可譜元明以來乃備縣尹丞簿焉校官候人亦差得舉數述職官表第十四

四

文武甲科辟舉貢士登髦翼俊代濟厥美良將名臣時

焉蔚起述選舉表第十五

師臣分茅遠矣春卿武功崛起懿惟開平東平赴赴平
陰矯矯父勲子忠長世斯保李柳壯略榮名亦寶裕後
顯親上下推恩述世襲封蔭表第十六

龍亢桓世傳經作帝師尊五更晉元子遂披猖冲守貞
元以亡迷桓氏傳第十七

子通輔魏卒躋三公明多勲戚起于從龍默齋忠貞恭
定廉正諸楊接武闕閱斯盛

聖清作人樸標莪菁中丞總戎爲

國幹楨述史冊英賢第十八第十九

孝友睦婣任恤士行之最良蓋不可以弗彰政事文學之妙貞介之操而未見乎史冊之表襮者又烏容畧也述耆舊傳第二十第二十一

賢孝貞順惟曰女士塗山氏啟之桓氏似之有以哉或矢其愚以自立介乎其彌不可及述列女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

醫卜巫皆術而已研之而精曰恆曰一爰及神異是爲方技述方技傳第二十四

繫駒適館所以安賓旅也擇里而處以合聞長世君子
交許之述流寓傳第二十五

爲吏而良臣職固宜職則未稱厥咎安辭前哲所爲敬
而志之先事之勞後事之師述良吏傳第二十六

名山崇崇作鎮淮邦經流十二相維而東四達者塗五
經五緯惟里有長區以百二于極相聞弗聞鳴吠規方
畫疆瞭若掌示述縣境諸圖第二十七

在昔王君始著邑乘惟孫副使再經刪定百二十載唐
君繼之別帙爲八燦然前規迄茲重修歲紀九十伊余

固陋每懷靡及

聖皇立極羣稟成憲道纘執中方悅吹萬小臣不敏職
思官常勤求民瘼曷敢怠遑 巡序錄第二十八

養一齋文集卷五